



東華錄卷八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奉旨張國柱高起隆俱行處斬停其示衆張足法吳起豐王會從寬免死交內務府着入旗紅本　四月鑾儀使趙良棟疏言臣于康熙十八年四月疏請進兵不十日而取徽州十一月疏請兩路進兵不十

日而取成都奉有上諭趙良棟若不克取成都保寧如何而得若不得保寧成都如何而守而部議保寧一路官兵功加十等成都一路官兵功加一等若是懸殊伏乞照例議叙

又言臣於康熙二十年九月内抵滇在總督金光祖營内會議令臣進重關下營取得勝橋翊日章泰改令蔡毓荣取得勝橋而蔡毓

榮之兵在重関已十四日未能取橋二十日
又公議令臣破南壩之賊取婁塔臣于二十
二夜破南壩奪玉皇閣安營二十五夜奪新
橋等處賊見我兵扼吭人心始亂鄭壯圖自
縊吳世璠自盡二十九日城開此臣親率官
兵不三日而奏捷者也今蔡毓荣官兵議叙
加十三等而臣下官兵直入取城竟未議叙

乞飭部查叙旨着王大臣會議尋議趙良棟
因不急救建昌以致陷賊功罪相抵無庸議
叙其標下官兵照例議叙從之 六月施琅
大破海寇于澎湖賊渠劉國軒遁 七月史
部題查正一真人從無賜卹致祭之例應不
准行其恩詔告命應如所請旨張繼宗現號
真人即着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一切僧道

原不可過于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
肆或別致妄為爾等識之　海逆鄭克塽遣偽
官鄭平英等齎降表至施琅軍前
上降勅撫之　八月施琅題報七月十五日
鄭克塽遣偽官馮錫珪等齎降表詣軍前請
繳偽冊印率衆登岸安揷臣隨遣官持榜曉
諭兵民驗視薙髮至台湾地方千餘里戶口

数十萬或棄或守伏候上裁又奏臣于八月
十一日自澎湖進發十三日入鹿耳門至台
湾十八日鄭克塽及偽官俱薙髮所有成功
子鄭総等六人克塽弟克舉等九人偽武平
候劉國軒等子弟俱陸續移入内地尋加施
琅靖海将軍封靖海候世襲罔替　十月群
臣以海寇平請上尊號不許　祭酒王士正

請修補國學所藏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板及飭督撫查明南監板令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中從之　壬寅山西太原府地震命尚書薩穆哈往勘被傷人数確詉拯救以聞

乾清宮進講畢

上問理學之名始于宋否張玉書奏曰道理俱在人心宋儒講辯加詳耳

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其言背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脗合此即真理學也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施琅奏台灣地數千里人民十萬棄之必為外國所踞請設鎮守官弁三月九卿等議振濟直隸河南請暫開

捐三個月停止旨捐納事例無益不准行
四月設台灣一府三縣巡道一員總兵官一
員副將二員兵八千設澎湖副將一員兵二
千以旱命大學士王熙等審理刑部重犯
五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輔臣時有包衣佐領下
一人外作善狀内懷兇惡常為強盜于通州

子似誤
此字似誤

被擒有包衣大見之云而不悛改今事發矣回歷數其惡以鞭〻之後鞫審時啣恨板陷包衣大同為強盜同夥等云勿妄陷無罪其人不聽此包衣大竟作法由此觀之天下此等事不少朕常以此為念遇有重罪必反覆推詳下部再議此寧失出無失入之意也

九卿詹事科道遵旨舉出清廉各官直隸巡

撫格爾古德吏部郎中蘇赫范承勳江南學
道趙崙揚州府知府崔華兖州府知府張鵬
翮靈壽知縣陸隴其等

上諭兵部據阿達哈哈番馬喇等奏取羅刹
田禾當不久自困又侍衛關保來奏將軍薩
布素等亦以取羅刹田禾為然則羅刹盤踞
雅克薩尼布潮惟賴耕種若田禾為我所取

誠難久存其令薩布素等酌議或有陸路進以所刈禾投江下流或水陸併進以所刈禾船載以歸

六月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嘑陸 坤司由提呀菩挨遣陪臣坤孛述烈瓦提等奏表進貢

上諭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体力行見諸寔事非徒託之空言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

孫鐘元講明道學頗有寔行前典試浙江操
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　九月以東巡頒
詔天下恩款十二條辛卯啓行　十月庚子
上幸濟南府至趵突泉亭大書激湍二字又
書清漪二字于珍珠泉　壬寅至泰安州登
泰山極頂書雲峯二字又書普照乾坤四字建
亭懸于孔子小天下處　丙辰

尚書陞字似應寫薩字

上登金山遊龍禪寺御書江天一覽四字又
幸焦山遂幸蘇州府 十一月幸江寧府自江
寧回鑾經泗水東境幸泉林寺
上指示曰此相傳子在川上處 幸曲阜詣
先師廟行三跪九叩禮 先師[是]御舟泊江都
縣部伯鎮命吏部尚書伊桑阿工部尚書薩
穆哈往視海口諭曰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

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間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甚為軫念詢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忍于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極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爾等可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于旬日內覆奏務期

濟民除患縱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体朕至意速行 十二月九卿等議覆伊桑阿等勘閱海口一疏請勅下河臣親往車路串場等河并白駒丁溪草堰等口逐一確勘作何挑濬深濶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得旨靳輔見在督理黃河堤岸又令兼海口必兩悮應另差官督理 尋以

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務一切事宜中詳靳輔具題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先是因將軍薩布素等不能及時進取羅剎田禾降旨責之命都統公九山等與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至是會奏我兵于四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招撫不納款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

即遵前旨毁其田禾以歸議從之　又諭王
大臣等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刹
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
倫赫哲飛牙哈奇勒尔諸地剽劫人口搶擄
村庄攘奪貂皮肆悪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
復移文来使羅刹竟不報命反擾害益甚爰
發黑龍江兵扼其往来之路羅刹又竊據如

故不送還逋逃應即剪滅今大軍逼臨雅克
薩城姑再以朕諭旨宣布羅刹倘仍抗拒則
大兵相機而行曰命都統公彭春統兵副都統
班達爾沙階佟寶等叅賛侍郎薩海仍令督
耕 給事中楊爾淑疏請會試及順天鄉試
四書題俱乞欽定從之 二月
上以周公承接道統功德茂着授後裔五經

博士撥給祀田修葺廟宇　三月副都御史
張可前請將
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徧頒勅石頒給
各省府州縣學懸掛從之　四月先是靳輔
遵旨陳善後事宜查徐州河道僅寬六十八
丈束水不能暢流是以徐州迤上歲歲漫溢
須于毛城鋪添建減水閘一座王家山十八

里屯添建減水閘三座北岸大谷山添建減
水閘二座平日閉閘疏流遇大漲則啟閘分
洩以保徐城以上堤工又睢寧縣西山夾峙
河面僅寬百丈河流又為一束應于峯山龍
虎山之傍開減水閘四座又于歸仁堤添石
閘壩二座並将便民閘改深五六尺以資分
洩又攔馬河應再添石閘一座使河流由閘

先進積水以養壩尾又南岸各閘壩不特可以殺黃流怒漲更可分引黃水注洪澤湖使助淮流但洪澤湖週圍數百里一時不能灌滿恐仍有黃水倒灌運河之患必再于清河縣西建婁金門石閘一座並于閘下挑引河一萬餘丈至于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要工肯導流之水總會于清

河縣水勢既強必致踰越堤岸此減水壩雖
有益于河工寔無補于百姓不可不熟計至
是九卿議覆差往閱河郎中抗靄言有益黃河
堤岸運道民生應令建造從之　副都統
馬喇等言臣遣打虎兒副頭目倍勒爾等往
雅克薩城北生擒羅剎七人回遞送至京
蠲免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粮

其順永保河未經圈占地方及真順廣大等
處二十四年應征地丁各項正賦俱免三之
一六月戶部議都御史姚締虞疏稱生員
優免廪生餼粮伏乞勅部詳查酌覆等因查
順治十四年四月内原任台臣馬騰陞題為
釐剔優免夙弊以甦民困一疏内稱紳衿優
免或一人而免數十丁以一戶而免千百畝

甚至包攬姻親受人投靠概入己戶竟不循例當差貽累小民臣等議此項優免地粮人丁係俸薪之外自一品以下至襍職生員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將優免丁粮悉應停免以充兵粮等因具題通行在案將姚締虞請復優免之處毋庸議其廩生餼粮查順治十三年九月內議政王等会議因錢粮入不敷出

将每年廩膳銀二十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
錢零應裁三分之二等因具題遵旨通行在
案後将所支一分全裁今姚締虞請復廩生
餼粮以培養士氣等語應将廩生餼粮准其
支三分之一可也依議
上巡幸塞外是日出古北口途次侍郎明愛
遣撥什庫馳報稱都統公彭春等師師抵雅

克薩城下遵諭旨宣示不忍加誅洪恩羅刹不肯遷歸于是分水陸兵為兩路將助威大將軍等火器移置于前五月廿五日並進急攻羅刹城守頭目額里克舍等勢迫乞降將羅刹所部官兵及婦女童稚盡視遷歸收回逃人恢復雅克薩城以捷音傳知諸王大臣

七月郎中包奇遵旨以五尺細丈詳加丈量

自吉林烏喇城至黑龍江城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九驛從之　九月御史錢珏遵旨指寔陳奏山西巡撫穆尔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属員礼物革職通判張譕交結該撫家人妄詐属官財賄布政使那鼐收稅多征銀兩事九卿等覆請將穆爾賽那鼐提至京師嚴審從之　靳輔言臣赴河南

觀勘黃河西岸工程如考城儀封等縣應築堤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邱縣荆隆口應築大月堤三百三十丈榮澤縣應修築埽工二百一十丈四工告成不特河南無虞又可為江南保障從之　王大臣遵旨議覆墨尓根地方最為緊要應築城設兵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駐札黒龍江設都統

一員駐防五百兵從之　九卿等議覆總
漕徐旭齡條奏漕粮派索諸獘應將歷年派
索官指名題叅
上諭曰此等獘端相沿已久必令指名題叅
則後来督撫難于條奏矣可着該督撫嚴禁
務在遵行　部議江蘇巡撫湯斌言常州降
調知府祖進朝請留原任應不准行得旨議

官原以愛養民生湯斌保奏祖進朝清廉地
方百姓莫不同心懇留可從所請以勸廉吏
十月工部進呈修治京城道塗冊
上曰工價支給尚少宜稍增加至修治小路
若責之居民則貧人苦累矣令如大路估算
亦錢粮給之　丙午五色慶雲見　九卿議
靳輔言高寶等七州縣下河應築堤高過海

潮于沿海口地方挑河白駒場等处建閘諸工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請先撥銀一半儧工涸出額餘官田收佃價償還又高家堰應加密排椿丁頭小埽再于堤裹挑小河築束水堤共需銀五十三萬餘兩請先撥三十萬兩又黃河兩岸築堤工銀一百五十八萬餘兩請先撥五十萬兩俱應准行

上諭曰靳輔題請治下河之策在築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費將涸出田畝所佃價償還朕思田畝涸出便當與民墾種若取田償恐致累民至高家堰幫築工程寔為緊要朕南巡見前人創高家堰以捍洪澤諸湖頗有深意此堰或潰黃河亦難保固至黃河兩岸堤工似存可緩況三工並舉需費甚多恐國用不

敷着詳議尋命靳輔按察使于成龍馳驛来
京與九卿等詳議　十一月免河南湖北康
熙二十五年地丁各項併及廿四年未完地丁
錢粮又直隷献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
興化邳州高郵盐城山東郯城魚台今年重
罹水災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廿五年
上半年地丁各項悉免之　大學士等奏靳

輔于成龍来京臣等遵旨問河工事宜靳輔議開大河建長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敵海潮于成龍議開濬海口故道議不畫一臣等從靳輔議通政叅議成其範科道王又旦錢珏等從于成龍議

上命傳問高寶興塩山江泰七州縣見任京官本地人所見必確兩說孰是直言無隱尋

召問起居住官侍講喬萊河工事喬萊奏曰從于成龍議工易成百姓有利無害從靳輔議工難成田舍墳墓傷損多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比民間屋檐更高伏秋一旦決潰為害不淺

上曰朕欲極[救]生民耳若有害于民如何可行成龍所請錢粮不多又不害民姑從其議

着往興工尋命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稱
額速往會同徐旭齡湯斌詳問地方父老回
奏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先是薩穆哈穆稱額往
勘下河請暫停開濬九卿議允得旨海口不
開濬則泛溢無歸濬之使水有所洩高郵等
處浸淹田畝可以涸出令集議至是九卿奏

奉差大臣及該督撫親閘河濱百姓僉謂挑濬海口無益應行停止
上問于成龍云何曰于成龍言開濬海口必修治串場河共約百餘萬臣等以此工果有益即千萬亦所不惜今以百萬帑金嘗試于未必可成之工不若留此以備各處振濟
上曰海口關係民生自應開濬今僉取止且

視今歲水勢如何再酌之　伊桑阿薩穆哈
勘明應挑(濬)海口疏畧云臣等詳勘得山陽
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
原從車路河白塗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
出白駒場丁溪場草(堰)場劉莊場等十餘口由
苦水洋鬪龍港信陽港廟灣入海今日年久
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土

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故水雖仍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濬導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等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俱挑濬深闊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始免水患

據李天馥議丁溪草堰白駒閘門共四工 先是郎中滿丕等奉命確探羅剎情形至是奏額礼克謝寧五百餘

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
上以不速撲滅勢必積粮堅守圖之不易令
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
修船艦統領烏喇寧古塔官兵馳赴黑龍江
城至日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薩城　松
威道王騭入覲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請停減
上曰蜀中屢遭兵燹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令

塞外松木材大可用者甚多何必楠木着停
止四月先是靳輔言高家堰一帶臨湖堤
上長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必密釘排樁加土
壓埽以禦風浪再堤内離堤七八十丈必另
挑運料小河即取所挑之土築束水堤一道
約長一萬一千五百丈東大堤積水以便運
料運土搶救工程又上自武家墩下至楊家

廟舊有河形目今淤浅應挑深復舊約長四千丈挑起之土即帮兩岸堤工又自楊家廟至寶應湖邉一帶平攤計長四千丈應挑河一道以引上流減洩之水直達大湖且為運料之路以上四工共計銀二十一萬四千餘兩請先借撥庫銀容臣飛星趲竣其餘工程俟收下河屯墾官田籽粒佃價等項陸續輿

舉又言黃河南北兩岸應築束水堤長三十萬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需費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查各州縣被水淹廢湖灘築堤束水之後可以涸出開墾計得四萬餘頃令民佃種納粮則挑河築堤之費可以稍補乞准借撥庫銀五十萬兩先為興工其餘不敷俟陸續分收籽粒并田價銀兩逐漸接

濟定限六年告竣工完之後不特向來蠲除災荒額賦可以盡復而每歲更可加增新賦十餘萬矣兩俱奉有再行確議之旨至是靳輔回奏俱復請照數撥給興工下部議行

諭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俱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

内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為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寫事宜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

閏四月礼部等遵旨議覆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各省督撫出示曉諭

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
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送礼部其無刻板
者亦令各有司催募繕寫交翰林院進呈有
願自行呈送者交礼部彙繳得旨自古經史書
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
成内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
指歸無期于正諸子百姓泛濫奇詭有

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寔
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其
他異端詖說概不准收錄　禮部尚書管詹
事府事湯斌由江寧巡撫陞任至京陛見
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
見爾前陛辭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
蘇潔己率屬寔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

故行超擢爾其勉之
上歷詢吳中年歲風俗并地方吏治民生縉
紳居鄉若何又問下河開海口事何如湯斌
奏曰
皇上命尚書薩穆哈侍郎穆稱額等與總漕
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河民情臣等遍歷海口
各州縣人衆言雜不能畫一即州縣水道海

口亦不相同大約其言以開海口積水可洩
但今年荒歉四分工銀恐不足用惟高郵興
化之民聞築堤開河恐毀其墳墓廬舍甚言
不便部臣公議以築堤取土艱難工必不成
且毀人墳墓廬舍非
皇上軫念民生之意而工程浩大恐多費帑
金不能奏績不如暫停為便臣與徐旭齡議

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未爲不善
遂同具題但念此事乃我
皇上巡狩江南親見民間房屋淹沒水中痌
瘝念切隨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口
洩水真堯舜之心今議暫停則可若竟中輟
非臣子所敢擅議且上流之水滔滔而來下
流無一去路不但民間田地永無涸期且恐

城郭人民將有不惻之患如去年興化城內水深数尺萬一再遇水災一城付之巨浸臣等何所逃罪若去開河口則水遂盡涸臣固不敢為此言但水有去路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使浮溢之水漸去則舊日湖河之形可尋再加疏濬築防工夫自有次第然舉事當念民生尤當重國計

若多費帑金而水不能盡涸非長策也請無多發帑金止于七州縣錢粮中酌量款項暫停一二年起觧由為修河之用此外再行設法總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粮開本地海口心既專一工不悮用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做作當有成効此意向曾與薩穆哈等言之

語似應與

上名問穆稱額曰湯斌語尔回時何以不奏穆稱額曰臣等與湯斌等同至河干看視又傳問七州縣民皆云此水漫決日久今欲開濬海口其事甚難其挑濬下河高處使積水歸海等語湯斌並未向臣言又名問薩穆哈對曰臣同踏看海口集問百姓皆言不便臣等以所費不貲故議暫停至湯斌挑濬下河

語間談時誠有之並未有公同商確定語也

上命大學士等以開濬海口事傳問九卿及

淮揚所屬之在京官員　五月大學士等覆

奏臣等遵旨問九卿及淮揚等處現任京官喬

萊等據喬萊等云積水須有去路開一尺

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雖抵窪之

地未必盡涸而諸壩所減之水淹沒田地斷

能洄出但得寔心任事為國為民之人自然
成功七邑錢粮有限又因災傷蠲免畢竟
上皇發帑金救民更速等語據九卿云先薩
穆哈穆稱額前往相度海口以水勢甚大難
以開濬因議暫停湯斌原任江南巡撫所見必
確今稱開海口有益政復益應開
上曰衆議共稱應開薩穆哈穆稱額為何以

爲不可彼但憑信高成美之言自令全不曾
詳察耳此事必須委用得人方可成功孫在
豐有才着發內帑二十萬兩前往督修功若
可成再酌量動支正項錢粮　六月甲戌九
卿遵旨議覆河道總督靳輔應革職留任
上曰靳輔去留有何關係但另補一人必塞
減水壩一塞則河堤萬不能保爾等可有兩

全之法否九卿回奏曰若目前竟塞減水壩恐一時潰决受害重大俟河底刷深後減水壩方可不用

上曰爾等意見相同否湯斌奏曰臣原不知河道情形因舊年奉旨往徐州一帶看視河形見減水太多舊時只有四處今增至三十餘所目前若竟行堵塞恐黄河衝决堤岸民

田仍受其害若不行堵塞恐水勢分散河流
緩弱則河底漸高運道有礙臣愚欲將減水
壩稍築加高著水大仍可分洩水小俱使歸
道則河底日遂刷深水無泛溢之患減水壩
亦漸可堵塞矣工部尚書杜臻曰築堤開減水
壩原是古人成法但古人先開引河使水有
所歸不致漫溢民田今靳輔但開減水壩

未開引河此民田所以淹沒也尋奉旨新輔
暫免革職仍令督修　革尚書薩穆哈侍郎
穆稱額職以勘河回奏失寔也　七月侍郎
孫在豐等陛辭
上諭曰朕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命爾前
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并串場河
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宜悉心區

處使海口疏通烝民復業 九月免直隸順
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康熙廿六年
地丁各項錢粮及廿五年未免錢粮免湖廣
湖南福建兩省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
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及廿五年未完者
鄂羅斯察漢汗上疏乞撤雅克薩之圍
上諭察漢汗以礼通好朕本無屠誠城之意其

之字下似應有令字

令薩布素等撤兵收集一所近戰艦立營并遶諭城內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擄奪[illegible]鄂羅斯後使之定議　十月部院孫在豐疏言疏濬之法開濬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低因勢利導遂節疏通一由廟灣迎流而下約洩水十之四一由天妃石𥑮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約

淺水十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
江至若串場一河綿亘范公堤一帶既為鹽
艘利涉又會諸引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
口最為關鍵而河身淤墊亟為開濬上而涇
河黃捕子嬰之間舊有通湖閘減水閘下而
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建修臣等議徐在
豐既稱若者宜先濬若者宜後濬俟挑完日

改滚水壩為閘將串場河令盐高挑濬應如
所請旨如議改滚水壩為閘座看孫在豐會
靳輔確議　十二月孫在豐題先後海口應
挑石磋等處興工請勅河臣如遇水勢衝減
即將滚水壩盡行閉塞以便開濬下河
上曰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不能與靳輔
抗明矣今若不閉壩則下河一面挑濬上河

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即閉塞日後遇
河潰決則靳輔借以為詞大學士等請令二
人來京面陳
上曰此下河決宜開濬斷不可止孫在豐不
必來京堵塞堤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
日後上河潰決渠能任其咎乎在豐所請不
過上河不放水耳假使靳輔治理下河不塞

水口能于巨浸中從事乎靳輔前疏欲將諸
口閉塞今孫在豐為之又云不可豈非有阻
撓意名靳輔來京面問　免直隸真順廣大
四府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粮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等奏臣等詳問
靳輔據云高郵州南兩大減水壩自正月可
塞至五月其三小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三月

高郵北其壩亦有可塞處惟高家堰之壩斷
不可塞

上曰開濬下河其要不在高郵之壩惟在塞
高家堰之壩今不塞高家堰之壩止塞高郵
州之壩何益之有湯斌奏雲梯關與前不同
若塞高家堰之壩則淮水盡入黃河黃水無
倒入淮河之理從前河堤单弱不築減水壩

則黃河必致潰決令堤既高堅若塞堤壩使
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深令靳輔惟
恐黃河潰決于南岸毛城鋪等處築減水壩
令黃河之水入洪澤湖湖不能容又于高家
堰築減水壩令入運河運不能容又于高郵
州等處築減水壩令入七州縣令七州縣水
無所歸不但七州縣之民被災二三年間黃

水淮水及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濫則
漕運亦可慮今
皇上令塞高家堰之壩修理下河不特七州
縣漸安即理漕運亦永受其益靳輔奏挑濬
下河使積水入海雖云善策但海水倒灌可
慮
上曰海水斷無倒灌之理今若將黃河南岸

毛城鋪等處減水壩閉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湖止有灌水則高家堰堤可以暫塞一年爾等再詳議　大學士等遵旨覆奏開濬下河應塞減水壩

上問靳輔曰毛城鋪一帶閘壩可閉塞否輔曰永塞不便可暫塞一年

上曰欲開下河須塞上流若但塞高郵州之

五壩不塞高家堰于事何益輔奏曰前孫在
豐止議高郵州未及高家堰今
皇上所見最為洞悉臣何敢欺隱高家堰之
壩亦當如聖諭閉塞也　諭工部下河工程
今年着止將高郵州大小壩及高家堰閘壩
照靳輔等所奏定限堵塞令孫在豐等挑濬
海口其黃河南岸閘壩着于來年堵塞一年

其高郵州高家堰等閘壩既限期堵塞着孫
在豐速備工料人夫自今年十二月興工桃
濬下河勿致遠悞　五月部議廣西撫吳起
元言新陞學道陸祚蕃由原任登萊道任赴
粵路遠即改歲作科亦難遍及請改鄉試期
于十月舉行從之　七月主吐謝圖汗奏鄂羅
斯遣使請和已抵臣境

上命薩布素等統兵還黑龍江墨尔根 戶
部請裁公費
上曰目下國計充裕所爭不在于此况貧官
需此以資生者甚多豈可盡裁着仍照現行
例行 九月丁亥丑時京師地震是月丙子朔
十月特准順天鄉試浙江錢塘監生查嗣韓
福建候官貢生林文英五經中式 大學士

等奏前靳輔疏稱高家堰之外再築重堤請停
丁溪等處工程奉旨問于成龍令于成龍覆
稱挑下河有益于民若照靳輔修理則民反
受其害
上曰挑濬此河原欲有益七州縣生民靳輔
稱高家堰等處築堤以為屯田可復百餘萬
錢糧朕從利益民生起見非為錢糧也此挑

河閘係緊要着尚書佛倫侍郎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江南總督總漕確勘議奏十一月諭曰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輔政大臣停止今年行此例貪官似有儆懼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　免江蘇陝西二省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粮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粮　十二月尚書佛倫等查看河工

回奏河臣靳輔疏請築高家堰重堤束洪澤湖水盡出清口併黄河兩岸立閘分洩黄水而撫臣于成龍又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築彼此意見不合臣等會勘上下河道知高郵等七州縣水患皆因洪澤湖水從減水壩東注高郵寳應邵伯三湖流入漕河又從高郵城東堤減水壩流入下河以致

七州縣民田被水淹沒故治下河必先塞上流使上流之水不得東注下河則保守高家堰水出清口自為第一要着臣等閱視高家堰地勢應如河臣原議史家店以南石堤以東築大月堤使六壩所減之水由重堤以內流出清口自不致衝突堰堤但洪澤湖水流入漕河漕堤閘係緊要宜行減洩應將淮安

以北五叉河閘開濬引水出草灣入海至淮安寶慶瀾河等處亦應開濬引水由射陽潮建廟灣入海其高郵城東堤五座減水壩修下河水患之原今淮安府南北既經開濬此處但應堵塞黃河兩岸付家莊艸灣等處建石閘三座分洩黃水入海仍照原議外惟安東縣五里墩建閘洩水由盐河入海恐閘閘之

之處逼近安東寔屬危險應將石閘移建城東再看得下河形勢現在流通今既堵塞上流盡注清口則下河水勢自然漸減應將白駒丁溪草堰三口各工盡行停止其修築月堤并澗河等處開濬建閘所需錢粮應令河臣確估題請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　　已已
子時二十五日

太皇太后崩于慈寧宮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御史郭琇疏叅靳輔治
河無功阻撓下河開濬又尚書王日藻等議
靳輔疏請屯田有累于民請行停止至高家
堰之外再築一堤應如所請

上曰朕南巡河上形情頗深悉之今欲築重
隄使水由清口入海若果有益當日何以不

早築高郵等七州縣百姓苦累異常朕目擊心傷今于堤外又築一堤是重困小民矣至于己田有利于廷臣而害民寔甚江南人莫不嗟怨尔等豈不聞耶以郭琇条本令九卿會議　江西撫王騭廣東撫朱宏祚陛辞諭日巡撫以操守為要大法則小廉百姓俱蒙福矣朕事〻以百姓為念尔等到地方一切

利害有関百姓者不妨事事奏聞又曰為大吏者亦須安静則為地方之福凡貪汙吏先當訓誡之始終不悛再行叅劾可也

二月総漕慕天顔言臣等會勘河工河臣靳輔議築高家堰重堤臣等議修高家堰舊堤後尚書佛倫等奉命再勘皆從靳輔臆説臣不敢附會且河臣倡舉屯田一事屯官丈占

民田百姓苦累臣據寔奏聞旨着九卿等察議　先是御史郭琇疏題為特列大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　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不有共鯀驩兜堯舜始焉因其才而姑用之繼焉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堯舜之世稱為極盛哉

皇上聖德純粹聖鑒淵深與放勲重華異世

同揆臣竊見

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

一物不得所私竊歎誦頌千古難遘邇者幾務

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

衆日益縱肆

皇上灼知情偽于一切用人皆由

宸聰獨断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
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知所以為報竊
自念職在糾弾仰体堯舜之心輒效鷹鸇之
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背公營私寔跡
臚列具呈于左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
指麾軽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
同官莫敢駁正

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御史
陳紫芝叅劾湖廣巡撫張汧疏內并請議處
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處乃票擬竟不之
及則保舉張汧原屬指麾即此可見矣一
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
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

上意不意（測）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
恩立威因而結党群心（小）扶取貨賄至于每日
啟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
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
請命而行　一明珠連結党羽滿洲尚書則
佛倫葛思泰及其族姪侍郎傅臘塔席珠等

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為死黨寄以腹心向時凡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思私門

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欵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剥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盡足者皆債

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遴擇公然承風任派缺々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

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歷年縻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遇事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靳輔授任以来請益錢粮幾何通
盤一算則其獘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
為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辞
及
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沭
聖眷擧出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可以統攝于是議題

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于是始一力阻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天鑒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抗拒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選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明

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顔甘語百般欵曲
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
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屢奏
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叅劾即令借事排陷
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但約略指叅之明珠一
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

附和負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盡
皇上鼓舞臣僚責其寔心報效臣受非常殊
眷若捨豺狼而問狐狸即爲辜負
聖恩臣罪滔大臣固知其黨羽寔繁睚眦必
報恃有
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霆威立加嚴譴簡用賢能俾贊密勿天下人

情莫不欣暢感戴
聖明無疆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旨康熙廿七年二月
初六日題本月十一日（案郭琇疏稿寔錄不載徧尋內閣紅本亦無有此從郭琇華野集錄出奉旨補入明珠傳）
上諭〻吏部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
矢志清白大法小廉各守職業寔心任事庶
無負拔擢簡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

于尔部院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為臣子者既儋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子孫家能自給便當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誡又復諄諄面諭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執掌官員以上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互相交結同年門生相為援引傾陷商謀私事

徇庇同黨圖取貨賂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己見公同商酌乃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議于前衆遂附和于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又其甚者雖在會議之班泛無知識隨衆畫題希圖完結廷議如此國事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僨事巧于

推卸朕深悪此等推諉苟容之輩亦屢加嚴
飭至于用人關係重大群臣賢否難以周知
故于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爲國得
人寔爲裨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惕慮恐致
溺職累及舉者日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
体朕心從公遴舉方爲不負委任乃歷来所
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〻敗露

此皆瞻狥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凡爾情弊朕
非不知前者班布爾善阿思哈等身為大臣
所行悖乱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猶耿于
懷是以比来大小官員背公狥私交通貨賄
朕雖洞見而不即指發冀其自知罪戾痛加
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錮漫無悛
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狥黨類

百計營求曰朕俱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塞楞
額往審張汧所叅事情朕面諭塞楞額張汧
居官貪穢尔宜嚴行審出迨差回時詢問
塞楞額奏稱臣于此案盡心研鞫若有失寔
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案惟恐累及保舉張汧
之人竟為庇護朕知内閣原擬票簽將保舉
張汧官員并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汧審

結定案之後自然發露回仍用原簽票發又
蘄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
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屬偏私且
九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己見持論
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衆議朕亦曾
面加誡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
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叅奏本應

發明其事以肅官方曰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勞績者故免其發覺勅德洪明珠著革去大學士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著休致回籍余國柱著革職科爾坤著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等著革任于河工案內完結嗣後大小工臣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潔已奉公勉盡職掌以副朕

寛大矜全咸與威（惟）新之至意



